

— 县城旅行记④ —

铁门关：被黄河泥沙掩埋的边关重镇

□文/图 许志杰

大清河海口口的
济水明珠

《中国古今大辞典》记载：“铁门关在山东利津县城北七十里处……形势雄伟。”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后，本可通达南北的铁门关码头不得不迁至利津县城东关，周边几个大的海盐场被冲垮，这不仅改变了这一带的商旅格局，还使繁盛百年之久的铁门关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，至今仍沉睡在黑暗的黄河淤泥中，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天。

铁门关设立于金代章宗完颜璟(1190年—1209年)统治时期，到1886年被淤泥埋没，总共存在了近七百年，可谓历史久远。

在当地很早就流传着“先有铁门关，后有利津城”的说法。清光绪《利津县志》记载：铁门关“金置，明设千户所，以资防御，有土城遗址”。金人设置铁门关，军事目的非常明确，他们设想以此为关，卡住陆路出海口。

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海盐生产的重要基地，因而铁门关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职责，就是维护海盐资源，免受外敌掠夺，保证海盐顺畅外运。当时，铁门关已经建成丰国、永阜、利国三大盐场。铁门关通海达江，以大清河为纽带可以与大运河相连，将海盐运达中原、江南、京畿一带，成为当时最为繁忙的盐运要道。这里同时也是海产品上岸集散地，盐民、渔民、商人云集。金人在此设立军事关防，修筑土城，土城方圆五里，建城门四座，城门用铁钉加固，密不透风，形同铁门。因城头扼守海陆通道，为进出河海关口，土城被当地人称为铁门关。

历经元代，铁门关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，明朝洪武年间设立御守千户所，使铁门关的军事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。铁门关御守千户所统兵人数达到了1120名，超出千户所的预定规模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明朝对铁门关设立千户所，说明此地日益重要的军事地位，来自日本的倭寇以及海上盗贼不断侵扰海防重镇，伺机掠夺丰盛的海产资源。铁门关承担着盐关、税关、边关的“三关”重任，千户所的设置，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“三关”的管理，促进铁门关码头的商业繁荣。

据记载，到了明朝中叶，不仅国内商人进驻铁门关，来自日本、朝鲜、沙俄等地的商人、商船也开始进入铁门关码头，从事商业活动，边关贸易。当时有诗赞曰：“青齐车轂争先渡，吴越艤艘列异珍。此地由来似都会，千村河润泽斯民。”

随着外来人员不断增加，原来的铁门关土城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，开始在土城外开辟新的活动场所，包括居家住房、商业用地等。以铁门关为中心日渐形成的城镇化，以及海盐生产规模扩大形成的盐业中心，这极大促进当地经济社会

清咸丰五年六月，黄河在河南省兰阳县(今兰考县)铜瓦厢决口，黄河携带大量泥沙，夺大清河水道一路向东北方挺进，肆虐山东曹州(今菏泽市)、兖州、泰安、济南，在利津境内扑向渤海湾。这使原本只为盐运航道的大清河不堪重负，黄河改道成为沿河各地百姓的噩梦，其中，清光绪十二年被黄河水带来的巨大泥沙掩埋的利津铁门关最为著名，也最为悲烈。



铁门关主题展馆



铁门关旧影

的综合发展，成为重要的边关商旅重镇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铁门关人口最多的时候，一度达到数万人，街道商铺鳞次栉比，各色人等摩肩接踵，一派繁荣景象。清初一位利津当地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巨津盛迹甲广寰，潮打银滩浩渺间。碧浪犹还渤海郡，安澜时渡铁门关。”

铁门关之所以在金元明清四朝雄踞渤海之滨而不衰，与古济水河道上大清河所占据的重要作用有关。济水是大清河的古称，也是流淌在华夏大地最古老的一条河，被称为古代“四渎”之一。

古济水流至铁门关，造就此地繁盛景象，被称为“济水明珠”。经过了多次河道演变，河水干涸，到北宋时梁山水泊以北的济水河段称北清水，及至泰山南麓与古汶水合流，被叫做大清河。换句话说，大清河霸占了古济水河道，济水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名字。也有一说，现在的小清河是古济水的另行水脉，为了与大清河有别，因而叫做小清河，但清咸丰五年黄河侵占大清河河道，致使大清河消失在黄河的怀抱，是不争的事实。

大清河从铁门关以下入海，当时河道宽十余丈，水深三丈有余，安澜通畅，海潮相击。河道东向，在阳光下波光粼粼，当地人称之为“朝阳沟”。商客南来北往，舟车云集，成为漕运、海运的交汇要地。

到明清时，利津沿海盐场遍布，盐产丰饶，永阜盐场为山东沿海地区八大盐场之首，大清河沿

岸各地设有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大盐坵。铁门关面朝大海，拥抱大清河，迎来送往行于各方的船只，还兼有海关、河口双重功能。据说每年有55万包盐，通过大清河运销全国各地。大清河有“举棹而得鱼鲜，泛舟则获盐利”之美誉，富庶之景，悠然可见，有一首诗描述了这一情形：“济流千曲赴东津，万壑朝宗汇海滨。岸阔潮平飞野鹭，帆悬风静照游鳞。”

毫无疑问，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灾难，势必给当地社会生产、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改变与影响。黄河改道，原本只是主要承担盐运职能的大清河，被汹涌不羁的黄河水侵占，数倍的水量将既有河道冲垮，造成漫滩漫灌。黄河水裹挟着巨量泥沙，冲村庄、填河道，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，就将包括铁门关在内的黄河入海口一带的沧海变桑田。清代诗人张铨叹曰：“黄流直下铁门关，水浅泥深解容颜。”

铁门关先后八次遭黄河水淹，地上建筑物逐渐被泥沙掩埋，盐场成为盐碱地。河道淤塞，河床抬升，成为悬河，大清河数百年的航运功能丧失殆尽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所采取的不治之法，加剧黄河泛滥。黄河河道不断抬高，数次决口，冰凌冲击，致百姓居无定所，民不聊生。

一百多年来，山东沿黄地区人民英勇抗争，以不屈不挠的科学精神，顽强地与黄河周旋，终于锁住黄龙。黄河安澜，人民生活回归宁静祥和。

铁门关
流传至今的故事

2024年4月30日上午，笔者从东营市垦利区出发，跨过黄河胜利大桥，去寻找消失的铁门关，确切地说是去寻找铁门关遗址。铁门关并不在垦利区内，而是隶属利津县汀罗镇，现在的前关村就是铁门关旧址，清咸丰五年黄河夺大清河水道入海之前，这里是

大清河入海口。如今，一座高大的城楼矗立在村道路南，“铁门关”三个大字非常显眼，看罢知道这是铁门关新招牌。铁门关遗址在前关村里，驱车直入，道路两侧建有昔日铁门关雄姿的浮雕，写着“济水明珠”和“铁门雄关”。

文物部门曾于2019年10月到12月和2020年4月到6月，两次对铁门关遗址进行考古发掘，发掘面积约400平方米，发现清代到民国时期的房屋与道路遗迹。包括房屋三座、灰坑两座、火灶四个、附属道路两条。其中两座砖基建筑面积比较大，一座并未完全暴露。清理区域整体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通长14米、东西通长16米，为砖石混造结构。有砖铺道路、砖墙和石墙，将房屋分为中间和西侧院落两个部分。距地面最浅的地方大约一米，最深处有3米。出土遗物有陶俑、板瓦、瓦当、滴水、兽首、陶鸟、鸱吻残件等，瓷器主要有盘子、碗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铁门关遗址，

挖掘工作结束后，考古工作者对所发掘部分地面进行填埋，待将来时机成熟再行进一步科学发掘。2015年6月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铁门关遗址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笔者走进前关村，发现村容貌整洁，房屋上有一些与铁门关历史相联系的壁画，告诉人们前关村的历史与地理状况。一位老人听说我们是大老远来看铁门关遗址的，很是兴奋。他说，现在前关村的地底下就是铁门关遗址，铁门关被掩埋之后，不愿舍弃家园背井离乡的先辈们，在黄河水泛滥得到有效控制之后，就在原址上建了新的前关村。前关应该是铁门关的南关，是整个铁门关的一关。至于南关村是在土城之外还是城里，并不清楚。

铁门关曾有“三庙一楼”，三庙是关帝庙、龙王庙、财神庙，一楼就是大戏楼。龙王庙挂着一块木匾，上书“庆献龙官”，关帝庙也有一块木匾写着“海不扬波”四个大字。大戏楼有“三奇”，“一奇”是大戏楼里没冷热，一年四季如春；“二奇”是大戏楼里不满座，不管进来多少人看戏，都有空地；“三奇”是大戏楼里柱子不挡眼，36根柱子，无论站在哪里都能看到戏台子。这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说，他小的时候一遇下大雨，雨水就能把被淤泥埋在地下的残件冲刷出来，会露出砖瓦石陶之类的老物，他们就捡拾一些小东西玩。后来村里房子越来越多，原来裸露在外面的地面逐渐被新建筑覆盖，铁门关离人们的视野越来越远。

前关村人始终对铁门关怀有一颗憧憬与向往之心，2018年3月，在村中建了一座占地约760平方米的“铁门关主题展馆”。以铁门关历史为依托，包括走进铁门关、渊源追溯、海防重镇等16个板块，以形式多样的展览风格，将铁门关悠久深厚的历史清晰、全面地展示出来。

正在铁门关进行汀罗镇青年干部团建活动的一帮年轻人，与我一起参观了主题展馆。更让我惊奇的是讲解员郭颖，她将铁门关历史烂熟于心，每一个细节讲解到位，每一个节点转成有序，全程下来一气呵成、脉络清晰、点面结合，实在厉害。一位年轻人工作在基层，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把丰厚的历史与变迁的地理装在心里，可谓入脑入心者。其实，郭颖的本职是汀罗镇团委书记，自从铁门关主题展馆建起之后，她就成为这里的兼职讲解员。

1795年出生于利津县盐窝镇左家庄的清代著名诗人张铨，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诗：“年来海若欲东迁，东去潮声向日边。霞浦芦湾三万顷，果然沧海变桑田。”张铨以一位诗人的跳跃思维，旷达胸怀，眼光向着未来，从容面对大自然的变迁造化，预示铁门关虽然被黄河泥沙埋没，却必有一个新的铁门关应时而来。忆往昔，铁门锁浪，看今朝，遗风犹在，信义之道畅行。诗人的预知正在成为现实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记者、媒体从业者)